

书林漫步

郑振铎1939年日记里的“季羨林”

◎尚司徒

2023年12月16日晚8点朵云轩秋拍,出现了一部文学家、出版家、藏书家郑振铎先生1939年的日记。诚如拍卖行蔡董妍女士的介绍词所言,日记作为一种及时的记忆书写,能补充和丰富历史,为后人重返历史现场提供生动细节。

据介绍,该日记从1月2日至5月16日、6月8日至7月30日写于日历散页背面,其余时间写于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民国二十八年国民日记”簿。仔细观察朵云轩官网上提供的部分日记图像,笔迹多为钢笔书法,鲜有毛笔,且书写速度极快,中英文夹杂,故辨认不易。日记首页签名:西谛。后题“郑西谛所遗,应为妥善保存”。卷尾附购书记录一页,金性尧等十九人家庭住址及电话两页。

1939年,上海华界已沦为日占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孤悬一方,形似孤岛。郑振铎所任文学学院院长和图书馆馆长的暨南大学搬至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四合里38号。他困守孤岛,却依旧不忘初心,几乎风雨无阻,保持原有生活习惯,除了在大学办公、授课、议事,在家作文外,仍旧上街购书、售书,独自一人或与家人赴影院看电影,与友人们喝咖啡、饮酒、吃茶、聊天,度过忙碌而紧张且丰富多彩的一年时光。

注意到“拍品描述”中的第四部分“寒士精神,弥足珍贵”里提及,“通过日记,我们还能知悉这一年中,郑振铎与张珩、季羨林、金性尧、夏丏尊、王伯祥、周予同、郭心暉、戚叔含、陈西禾等人的交往情况”。甫见到这句陈述,不无疑虑,因季羨林当时远在德国柏林度其留学生涯,在他晚年所撰《留德十年》的“楔子”里写道:“留学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半壁河山,沦入外寇铁蹄之下。我的家乡更是早为外寇占领,让我无法回国。”换言之,季羨林是1946年才回到祖国的,在1939年他又是如何与郑振铎保持联络的呢?当然,我尚见不到日记内容,他们也可能只是书信往来,因此虽有疑虑,亦无从查证。

直到近来,有幸读到《海派》第六辑所收郑振铎先生文孙郑源整理其祖父的这部日记,为1939年1至2月内容。1月8日,郑氏“偕季羨林、性尧到永昌昌喝酒”(书中第19页)。这就有问题了:季羨林当时不在上海,他应该没有可能与郑振铎、金性尧一起身处福建路195弄3号的永昌昌绍兴酒栈里喝酒聊天吧。

于是恳请郑源先生将那一页日记的扫描版本通过微信转给我,原来“季羨林”的季字后面有一处涂改痕迹。经仔细辨认,似乎写着“季琳”二字,即著名作家柯灵(本名高季琳)。1939年,柯灵留有一部《掠影集》,收入“大时代文艺丛书”。郑振铎是丛书编辑者之一。

书边杂写

“劳力”与“黑马”

◎苏姝

1995年4月6日,许景渊致函钱锺书说道,“所译小说,系游戏笔墨,鄙俚无文,乃蒙大兄赐阅全卷,并予褒语,实非始料所及。为之喜心翻倒。‘阿訇’误为‘牧师’,系旧徒毕君(署名劳力)所为,渠所译系最后二章,弟所译前文均为‘阿訇’也。此君小有才智,文思颇捷,近年颇多译著,不无自满之意,其译稿未经弟寓目,即行付梓。今抉出谬误之点,或可引起其警惕,而稍抑骄气乎”。

这位毕君即毕冰宾,是许景渊在河北大学的1977级本科生。据毕冰宾自述,“参加工作后还能经常得到老师的指导,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一位同班同学合作翻译了《劳伦斯传》,劳陇先生对全书做了校改,以校改的名义署名。后来的《朱门》一书劳陇先生分配我翻译了后两章”,可是“老师不再改我的译文”,其后“出版时我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劳力,很多不知情的人都以为我是劳陇的亲戚呢”。劳陇即许景渊,因为“被革命小将把耳朵打聋,他后来干脆给自己起了笔名劳陇,是老聋的谐音”。

《朱门》即林语堂小说三部曲之一的The Vermilion Gate,由许景渊与毕冰宾合译,有单行本和文集本两个版本。前者的书名其实是《豪门》,署名“林语堂著,劳陇、劳力译”,199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5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纳入《林语堂文集》再版,这才改题《朱门》,“劳力”被更换为“黑马”,“阿訇”之误也得到了校正,其他文字则基本上一致。所谓“黑马”,毕冰宾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就是想以黑马来寄托一种希望,希望自己在不受期望的状态下一鸣惊人”。

“在我的旧雨新知中,毕冰宾大概要算是很有才华的一位了。”刘绪源说,“我尤其爱读他用那些怪怪的笔名发表的潇洒随意的杂论与人物记,当然也喜欢他的翻译。”但读者所知的笔名似乎仅此“劳力”“黑马”而已。

《灰姑娘》



插图选(7)

昂娜·夏洛特·阿普尔顿 绘



灰姑娘为不能参加舞会而烦恼。

新书快递

竺可桢年谱长编(第1卷)

李玉海/樊洪业/潘涛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书记载、汇编、收录竺可桢在其所处时代的主要思想、活动、事件,呈现其时代影响、人格魅力与学术轨迹,国内外各界人士与竺可桢的函电往来,为研究竺可桢的思想、事业、人格、精神等文化遗产(拟议中的“竺可桢学”)奠定基础。

帝国的眼泪:一部英国情感史

[英]托马斯·迪克森
光启书局

英国人总是给人隐忍克制的印象,从不轻易哭泣。然而,几个世纪前,他们也曾情感充沛,泪水从未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是什么改变了英国人对眼泪的看法?本书打捞被“日不落帝国”遗忘的情感与故事,带你重新认识英国人的性格与历史。

时间人格

[日]铃木祐
人民邮电出版社

通过对近2000项关于时间管理术的文献进行研究,作者发现,时间管理频繁失效的关键原因在于: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存在个体偏差和不同的倾向,即“时间人格”。当时间人格与方法不匹配时,即使是经典的时间管理技巧也会失效。

画作的诞生

[罗]维克多·斯托伊奇塔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主要讲述欧洲绘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即可携带、经框裱的画作是何时在欧洲兴起,又是如何在近代早期收藏、市场和艺术理论中逐步收获一种明确自主的审美标识,进而成为西方现代艺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石的。

淘书“就像垂钓一样”

◎郝隆

《书海历险记》一书的译后记中提到,该书作者安德鲁·朗曾给英国散文名著《钓客清话》写过长篇导言。

我手头有一册《钓客清话》的中文译本,书前正冠以这篇导言。文中对有关垂钓书籍的辨析、对古今钓术的考论,都非常细致、专业,可见作者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所以,他在《书海历险记》里把淘书比作垂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安德鲁·朗《为猎书人申辩》一文

写道:“藏书之乐可以类比运动。人们爱说‘猎书’,拉丁文古谚也说‘人永不厌倦在林中追逐’,但以钓鱼作比,似乎更为贴切。”他说,一位藏书家在伦敦或巴黎的街上漫步,就好像走在河道或支流之畔,路过许多气派的书店,金碧辉煌,可总有一些有如平静池塘般的普通摊位。而一名寻常的猎书客,有望从中“轰赶出”一部初版本,哪怕仅有一部珍本书“咬了咬饵”。当然,淘书和其他运动一样,

目标起初都是不确定的。业余爱好者也浑身紧张,就像垂钓一样,容易太早“起钩”(出手购买)。

记不清曾在哪一本书里见过一幅彩色的插图:池塘水边,树木成行,绿草如茵,一名站立起来的垂钓者正奋力举起被拉弯的鱼竿,丝线垂直,水面波纹下可以若隐若现地看到一部皮面精装的书。我没有垂钓的经验,却能想象其中的心情和乐趣。

书评书话